

## 范小青：文学是生命里一盏灯 发出记录时代的光

口述：范小青 作家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人物简介

范小青，1955年生，江苏苏州人，江苏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起发表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20多部，中短篇小说400余篇，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国外出版。短篇小说《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城市表情》获第十届中国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曾获第三届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成就奖、第二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奖、汪曾祺短篇小说奖、第二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首届东吴文学奖大奖、第四届施耐庵文学奖等。



世界就在那里，一切就是那样。你看见或者看不见，都与它们无关。但是，关于世界，关于一切，你看见或者看不见，对于你来说，却是不一样的。这是我对最近创作的短篇小说《看见》的理解。

在我眼中，文学就像一个魔术师，不仅可以抵挡岁月的沧桑，还能让内心住着一个少女，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文学是生命的一盏灯，发出了记录时代的光。

## 农村生活经历启蒙了我的写作

如果说我成为一名作家，是一种意外，那意外是来自我的两段农村生活经历。

14岁那年，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吴江县桃源公社，那是一个半农半商的地方，第一次体会到与城市不一样的生活。

如诗如画的苏州城外有着浓厚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大自然的微风，我这才意识到，有那么一片广阔的土地，还有望不到边的河流，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好奇，一切的差别又是那么大。

高中毕业后，我又回到了农村当知青，过上了农民的生活，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是在两段农村生活中渐渐形成，写作也是从这里开始萌发的。

当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并没有什么意识，只是当时的所见所闻会在我的脑海里引起思考，也许还谈不上什么思考，算是懵懵懂懂的想法，让我萌动了写作的念头。

《归》是我写的一部小说，于1980年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可以说在这部小说里有我亲身的经历。

《归》讲述了一个下乡女知青，进入大学学习，一方面强烈感受到时代的气息，呼吸到

自由新鲜的空气，也有了爱慕他的优秀男同学。但同时，即便是在新时代的高等学府，顽固而强大的思想禁锢仍然紧紧束缚着她，使她无法彻底放开自己，同时，在她的内心深处，又放不下纯朴善良的农村对象，处于几重矛盾之中，最后的结尾是开放式的。小说强烈表达了对思想解放的呼唤。

当时创作这部小说时代背景就是大批的下乡知青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我就是其中一个缩影。

还有一部小说是《赤脚医生万泉和》，也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的，那是我和母亲在乡下生活时，我母亲得了肺结核，天天要打针治疗，我就勇敢地尝试给她打针，结果就像万泉和一样，手抖得像筛米，针头还没有碰到皮肤，药水已经被我推光了，我母亲哈哈大笑，并没有一丝埋怨。母亲是一个非常浪漫乐观的人，虽然病了大半辈子，苦了一辈子，但她对生活依然充满希望。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不可能当赤脚医生，但是我向往当赤脚医生。

后来我读高中的时候，全国突然流行用针灸治聋哑人，感觉自己针灸也充满了好奇，于是想方设法去弄来一些针灸的书，弄了几根针，但自己被那些细长闪亮的针吓着了，连尝试一下都没敢。但无论怎么样，在我刚刚懂事开始成长的时候，是在“赤脚医生”这个大环境中度过的，也就有了后来的《赤脚医生万泉和》。

如果说我最初开始创作小说时，离不开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么与读大学时阅读大量经典文学作品也是分不开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如愿考上了苏州大学中文系。可以说在进入大学之前，我阅读的书箱加起来大概都不到十本书。到了大学以后，我沉浸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之中，如饥似渴，在一两年时间几乎把大学图书馆里文学方面的小说都看了一遍，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我就开始写小说了，是阅读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营养，也为我后来从事写作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对写作的态度向来很认真，有人说我是勤奋的作家，对于这一点，我理解的勤奋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会全身心投入，也就有了一定写作效率。

记得我儿子那时候还小，有一天，我在书桌前写作，儿子突然从后面爬上我的背，他一手搂着我的脖子，一手揪我的头发，把我当玩具，我为了防止他从背上掉下去，我就仰着头，双手敲打键盘，眼睛目不转睛盯着屏幕，照样写作，好像外界的因素根本干扰不了我的思路。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从未停过，大

概写了20多部长篇，500多部中短篇，近2000万字。从内心里说，我是真的喜欢写作，写作早已成为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的精神和灵魂的支柱。

## 变化与差别是写作的起点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文学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回顾自己的作品，有人说我作品带有浓厚的苏州情结，我是在这座沉淀千年文化的苏州城长大，对苏州的感情很深，城市文化的气息浸透在我的血液里的，无论我走到哪里，她都如影随形。

在我早些年的作品当中，以苏州为背景，苏州人、苏州城、苏州话等等，裤裆巷、采莲洪、锦帆桥、真娘亭等苏州这些地方都出现在我的作品里，作品中呈现了苏州的性格，或者说苏州思想，也就是说，现代生活的雷同化，并没有淹没独特的苏州性格，今天的苏州，是最苏州的，也是最现代的，我对这座城市始终有一种敬畏感，因为它丰富了我的创作内容。

我用带有苏州方言的语言写了《裤裆巷风流记》，主要是描写了在裤裆巷三号门洞里的三户人家、两个租户，他们都是平凡人，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有希望、有失落、有悲伤、有未来。

城市与农村界然是两种不同的地方，但是在我作品中都有着一种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带着悲悯，带着挣脱。

有人会问我，在城市生活的我为什么把目光投向了农民工群体呢？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我主动将目光投向他们，而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涌现出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见农民工的身影，他们装修房子，送纯净水，处理旧货垃圾……是外来打工者在为城市服务着。每当走在街头，我会看到一溜排开的工棚，农民工就这样不知不觉走进了我的目光。

《城乡简史》和《裤裆巷风流记》都是我今天的城市生活和昨天的农村生活纠缠在一起的写作，他们的共同点还是差别，不同点只是题材不同而已。

从农村题材转到城市题材，其实，我主观上并没有很刻意的因素，是随着生活的触动而来。近些年，城市变化的冲击力，每每都在撞击着我的内心和我的笔，尤其是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复杂的纠缠，说不清道不明的现状，是最好的写作素材。我的写作也就自然而然地更钟情于此了。

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差别，就是我写作

的起点。

## 文学带着时代的烙印

把握时代的脉搏，倾听时代的声音，抒写时代的特征，这是作为作家的使命。任何人身上都难免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作家尤其如此，要和时代一起往前走。

20世纪90年代，女性题材文学悄然走进了大众视野。我写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女同志，小说讲述的一位名叫丽丽的同志到了机关工作，如何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如何追求自己的梦想。这部小说里主要是挖掘女性在复杂环境下的变化，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写的一部官场小说，与其说是官场小说，倒不如说是在当时那个年代，表达女性的一种力量。

如果说文学带着时代的烙印，那么我在2006年写的《城乡简史》就有着时代的印记，那正是农民工进城的高峰时期。

《城乡简史》讲述的是城市人蒋自清的一个家庭账本，带动了乡下人人才的进城举动，阴差阳错，最后王才一家居然就住蒋自清家小区的仓库里，但是蒋自清和王才相遇却并不相认，他们也不可能相认，他们应该是擦肩而过，虽然农民工进入了城市人的生活中，但是距离仍然存在，差别仍然存在，这种差别，也正是文学作品带来思考的意义。

这些年，虽然获了不少文学奖，其实对我来说，写作不是为了获奖，但是获奖了写作更有动力。

一个好的作家，确定自己要走的路以后，就只有思考当下的生活，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不停地写。不可能经历所有人的经历，感受所有人的感受，可是却很可能要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关注、敏感、代入、同理心，都是桥梁和渠道；揣摩、琢磨、理性分析、合理想象等，是飞翔的翅膀。

如果要问我写作的秘诀是什么，其实写作没有秘诀，首先要考验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真的热爱写作，热爱写作是决定写作的路能走多远。再者就是坚持写下去，就会和写作融为一体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作品也就有了高度。

对于未来，我依然是创作的路上，只要有时间，就会写。不能保证每一篇每一部都写得很好，但是好的作品一定是在长期坚持写作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光想想就能出来，更不是吹出来的，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文学的意义，当下，我还会努力用笔为这个时代留下些东西。

## 柴红芳：用镜头见证中国脱贫奇迹



人物简介

柴红芳，中央电视台总台新闻频道纪录片导演。《落地生根》纪录片荣获第十九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棉优秀纪录片——“中国故事优秀纪录长片”奖。

2017年，我接到上级单位的任务，计划历时四年时间，拍摄一部见证中国脱贫攻坚全过程的纪录片，我当时的脑海里浮现出两个词：“纯正”“坚守”。一是我找到最淳朴的中国故事主人公，二是我我和我的团队要用四年的坚守，让世界看到一部真实的中国减贫历史影像。

## 把握好人物情感、观念、意志

怒江大峡谷蜿蜒的青森群山中，薄雾与炊烟卷卷升起。沙瓦村遗世独立于海拔5000多米的高黎贡山脉间，2000米山地落差间，仅靠一条6公里的盘山路与外界相连，百户村民人背马驮，日夜徒步，生活的困苦与希望全然融为脚下泥泞的土。

2017年2月开始，我三次调研云南各地，考察了上百个村寨，最终选定了沙瓦村。这里位于碧罗雪山腰间，开眼可见怒江一泻千里，天山共色，风景独绝，而这里的村民虽性格内向，不善表达，但镜头下流露出的淳朴真诚，自尊自强之态，却异常难得。当时沙瓦村800多人多半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把沙瓦村拍好，就是我们以点带

面对外讲好中国减贫故事的意义所在，于是《落地生根》这部纪录片就诞生了，讲述这个村庄和村里可爱的人们的发展与变化。

作为纪录片导演，我要对人物气质及故事脉络进行总的把控，我最在意的是表象之下人物情感、观念、意志的微妙涌动，在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脱贫攻坚战中，贫困百姓如何重拾对美好生活的信心？老人、孩子、妇女这些弱势群体获得了怎样的关爱？干群之间的鱼水深情如何绵延长存？我希望观众都能从《落地生根》纪录片中找到答案。

## 一张张纯真的笑脸收录进我的镜头

初上沙瓦村，我们带着拍摄器械，从219国道进村，穿越过原始森林，爬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差点没上去。上去之后发现，村里没有路，没有电，更没有网络，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我意识到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挣生活”，是多么现实和残酷的一件事。

我的镜头里记录了两件事：第一件事

是村民坡罗家的冰箱坏了，他背着冰箱徒步下山进城修理，他走一段歇一段，累了就吃点干粮，这一走就是一天；第二件事是村民小二哥的母亲突发疾病，夜里疼痛难忍，第二天实在熬不住了才请村里人合伙抬着担架，一路小跑下山。而我们的摄影师为了在狭窄湿滑的山道间拍摄而不耽误急救，不得不穿插奔跑，数次扭伤，我也因为在这条路上拍摄受伤，左侧胳膊肱二头肌断裂，动过两次手术。

“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很苦很累，很多产业还是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这条路。我们都相信，只要路修起来，就一定能脱贫！”我至今仍清晰记得村民阿大哥这样对扶贫干部说，当时他的眼里闪着坚定的光，村民们对修路有着强烈的渴望。

2017年9月，当地政府在兼顾生活生产和未来旅游业开发的基础上，经过多方调研，决定启动沙瓦村通组公路项目。两年后，当一条崭新的公路开通后，通路当晚，村民围着篝火，盛装出席，载歌载舞，他们发自内心的幸福、满足和对明天的期待，都化为一张张纯真的笑脸，收录进我的镜头，如烟火般灿烂可爱。

四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沙瓦村，因为只要一离开，我就会感到焦虑，始终惦记着村里的人和事，我沉浸在纪录片里每一个人物的，要用镜头凝练出最好的故事。

这四年，我也的确捕捉到沙瓦村“一步千年”的变化，村民李建华的散养走地鸡做出了名声，坡罗家买了拖拉机跑运输，靠易地扶贫搬迁，村民小组长李小二和部分村民进城过上了现代生活，孩子们也在扶贫干部的教导下，从泥巴坑走进了诗书课堂……在政府的帮扶下，2020年沙瓦村实现整村脱贫。

有时候，我一边剪片子一边流泪，沙瓦村人的身上保存了中国农民的优秀传统美德、人格魅力，他们勤劳厚朴、热爱土地、积极进取的精神让我为之动容，而我们的政府也在倾听民声、帮助农民解决最大的生存问题，坚决不让一个农民兄弟掉队。我记录的这些小人物的命运的变化，正是折射了脱贫攻坚为7亿农民带来的变化。人物和故事虽小，但他们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最辛劳、最需要关怀的一个群体，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急速发展中的深刻变革。

## 爱绘就沙瓦村的每一个变化

四岁的腊八是纪录片中的“小主人公”，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清澈眼神让我印象深刻。沙瓦村没有学前教育，孩子们属于放养，驻村扶贫队员朱云到村后，帮助当地的支教老师陆春华，开始教孩子们认字读诗。孩子们整整齐齐坐在村里的小操场上，从认字开始，一词一句跟着老师背唐诗，他们接触到了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的教育内容——汉语普通话和诗词。

为了让孩子们学会更多诗词，我们的摄制组也全员上阵，检查孩子们的背诵情况，再用手机录制好新的诗词，委托陆春华教给孩子们。只要时间充裕，我们也会教给孩子们一些简单的古诗词，孩子们一旦会背了，我们就奖励一颗糖果。

记得我们团队初到沙瓦村时，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沟通”，因为能用普通话流利交流的村民太少了，想和村民进一步交流十分困难，为此我们不得不请来两名翻译。那时我们就决定一边学习怒语，一边也要教村民汉语，孩子们就成了我们的重点教学对象，他们也不负所望，对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背诵很认真、很快速，有时候听不清楚他们背诵的是什么，但只要听到朗朗

的吟诵声，我们就很开心，这些传统诗词的种子已经落到孩子们的心里。

在拍摄期间，孩子们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件喜事。2020年2月，央视《中国诗词大会》栏目邀请陆春华和腊八等沙瓦村的孩子去北京参加节目。“孩子们去北京”是件多隆重的事啊！出发当天，村民们一齐赶来欢送孩子们，我们的摄制组也一路跟随腊八一行，从山路走上高速，坐飞机辗转至北京。孩子们的眼中充满了惊喜、激动、期待。节目现场，孩子们讲述了大山里的诗词故事，还背诵了学习成果，现场的稚气诗声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动不已，诗词成了孩子们与外界连接的纽带，知识的星光正在照亮沙瓦的夜晚……

当摄制组最后要离开沙瓦村时，全村人都赶过来送我们，杀鸡宰羊，以最高的礼遇感谢我们，他们紧紧握着我的手不舍得我，希望我回来再看看他们，我不禁泪流满面。这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是最大的褒奖和回馈，一部好的作品，必然以“爱”绘就最深沉的底色，感动于家与国的温暖间，守望于人与人诚挚平等的互助中。

我用自己内心的爱诠释与见证，帮助乃至改变许许多多“沙瓦村”的命运，也是拍摄了中国脱贫攻坚纪录片应有的使命和意义所在。

